

江湖寻诗四十年（6）

——南宋诗人戴复古传

吴茂云/文

第三章

程门立雪

——师从陆游（约1195—1200）

“茶山衣钵放翁诗，南渡百年无此奇。”（《读放翁先生创南诗草》）

遵循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古训，戴复古第一次满怀信心地外出寻师访友。庆元三年（1197）春天，他离开南塘的时候，是笑着走的。

他的妻子吴氏抱着两岁的阿奇站在院门口，眼圈红着，却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。阿奇还小，不懂得父亲要出远门是什么意思，伸着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朝着戴复古挥动，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。戴复古折回来，在儿子脸上亲了一口，又握了握妻子的手。

“别担心，”他说，“等我安顿好了，就捎信回来。要是快的话，年底就能回。”

吴氏点了点头，把包袱递给他。包袱是新的——她去温岭赶集时扯了一块蓝布，连夜缝的。包袱里有两件换洗衣裳、一双新鞋、一包干粮、一束干肉，还有一小坛黄酒。

“肉和酒是给陆先生的。”她说，“听说陆先生好酒，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这坛酒是去年自家酿的，你带去。”

戴复古接过包袱，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陆先生？”

“你念叨两年了。”吴氏说，“从临海回来之后，你每次喝酒都要说一遍‘要是能跟放翁先生学诗就好了’。这回出门，不去找他，还能去找谁？”

戴复古心里一暖。他娶的这个女人，话不多，但什么都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大步走了。走到海塘上，他回头望了一眼——吴氏还站在院门口，怀里抱着阿奇，晨光把母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斜斜地铺在田埂上。

他要去找的陆游（1125—1210），字务观，号放翁，越州山阴（绍兴）人，赐进士出身，历任福州宁德县主簿、敕令所删定官、隆兴府通判等职，因坚持抗金，遭到主和派排斥。乾道七年（1171），陆游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请，投身军旅，任职于南郑幕府。次年，幕府解散，陆游奉诏入蜀，在四川措置使司任参议官，与范成大相知。宋光宗继位后，陆游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，不久被弹劾，因“嘲咏风月”被罢官归居故里。此后，他蛰居山阴，在农村赋诗自适。这一年，陆游已归家八年，幸而有不必到任的祠禄官的薪水可领，生计无忧。

戴复古打听到陆游在家后，就离家朝着西北方山阴走去。

这一次，他没有去温岭坐船。他走的是一条更长的路——从南塘翻山到黄岩，再从黄岩乘船北上，经临海、天台、嵊县，直抵山阴，也就是绍兴。这条路要走十来天，但他不慌。31岁了，第一次出远门，他想好好地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，都写进诗里。

从黄岩到临海的官河他去过——三年前他去临海求学，走的就是这条路。但过了临海之后，水路就换了。他在临海换了一艘更大的船，沿着灵江继续往西北走。两岸的山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陡，江水越来越急。船行到天台境内的时候，他在船上远远就看见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，峰顶覆着残雪，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银色的光。

“那是天台山，”船老大告诉他，“山上有座国清寺，隋朝建的，可气派了。你要是想去看，可以在那儿下船。”

戴复古摇了摇头。他想去看，但他更急着去见陆游。

船过了天台，进入嵊县地界。嵊县是剡溪的源头，两岸多竹，一丛一丛的翠竹从山脚一直长到水边，风一吹就“沙沙”地响。戴复古想起王徽之“雪夜访戴”的故事——那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他忽然觉得，自己和王徽之有点像：都是为了心里那放不下的念想，大老远跑去找一个人。王徽之找的是戴逵，他找的是陆游。王徽之到了门口又折回去了，而他不会。他一定要敲开那扇门。

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宋高宗为躲避金兵南下，逃到越州，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“绍兴”。同年十月，朝廷正式下诏升越州为绍兴府，下辖山阴县，州府衙门就设立在山阴县。船行到绍兴地界的时候，已经是第六天了。戴复古下了船，背着包袱，沿着一条石板路往西走。他打听过了——陆游住在山阴县的三山别业，离绍兴城十几里路。那地方靠着镜湖，风景极好，陆游在那儿住了快十年了。

他走到三山脚下的时候，正是黄昏。

镜湖的水在夕阳里铺成一片碎金，湖面上有几只白鹭在低飞，翅膀掠过水面，带起一串银色的水珠。湖的南岸错落地分布着几处院落，白墙黑瓦，掩映在柳树和竹林之间。他问了一个正在收网的渔夫：“请问，陆放翁先生的家在哪里？”

渔夫朝南边指了指：“那棵大樟树旁边就是，白墙的院子，门口有两棵桂树。”

戴复古顺着渔夫指的方向走去，远远地看见了那棵大樟树——树冠撑开像一把巨伞，比南塘戴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桂树还要粗一圈。樟树旁边果然有一座白墙院子，门口种着两棵桂树，枝叶蓊郁，在暮色里像两个沉默的守卫。

他走到院门前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心跳得厉害，像揣了一只兔子在胸口扑腾。他抬手叩了叩门环，铜门环敲在木门上，发出沉闷的“咚咚”声。

门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老仆，头发花白，背有些驼，但眼睛还很亮。他上下打量了戴复古一番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请问，陆放翁先生在吗？晚辈戴复古，台州黄

岩人，慕名前来拜师学诗。”

老仆似乎见惯了这种场面，点点头：“你等一下。”转身进去了。

戴复古站在门口等着。暮色越来越浓了，桂树的叶子在晚风里轻轻摇曳，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——不是桂花的香气，是另一种植物的清香，他说不上来。他听见院子里有说话的声音，低低的，像是在念诗。然后，脚步声近了。

院门再次打开，一个老人走了出来。

戴复古跨进门槛的那一瞬间，心里涌上一个念头：踏进这个门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陆放翁的学生了。

陆游的书斋不大，但到处都是书。

靠东墙是一整面书架，密密匝匝地塞满了各种书卷——线装、册页、手抄本，有新有旧，有薄有厚。书斋的窗子开在南面，正对着院子里的桂树。窗下是一张宽大的书桌，案上铺着纸、搁着笔、镇着一方砚台，砚台里的墨还没干，旁边摊着一卷写了一半的稿子。

“坐。”陆游指了指书桌对面的竹椅。

戴复古坐下来，手脚都不太知道该往哪儿放。他双手放在膝盖上，腰挺得笔直，像一个在学堂里等着先生考问功课的小童。陆游没有考问他，只是慢慢地走到书桌后面坐下，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。

“你带了诗来吗？”他问。

戴复古连忙从包袱里取出厚厚一沓诗稿，双手呈上去。那些诗稿是他从十五岁到三十一岁这十六年间写的——抄了整整三天，选了几选，最后留下了一百多首。每一首都用正楷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，按时间顺序排好，页码标得清清楚楚。他花了那么多心思整理这些诗稿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呈给陆游看。

陆游接过诗稿，一页一页地翻。他没有说话。书斋里只有翻纸的声音，“沙沙沙”，像秋虫在草丛里低鸣。戴复古紧张地盯着陆游，想从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出些什么来——他看见了什么？喜欢还是不喜欢？赞许还是失望？但陆游的表情始终平静如水，看不出任何波澜。

翻到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，陆游的手指停了一下。那是一首写南塘秋天的诗：

“海塘潮落见平沙，几处炊烟是戴家。日暮归舟人不见，白鸥飞过野芦花。”

“这首写得不错。”陆游说，“有画面，有气味，有声音。‘白鸥飞过野芦花’——你是怎么想到这一句的？”

“晚辈小时候常在海塘上看白鹭。有一天黄昏，一只白鹭从芦苇丛里飞出来，穿过夕阳，翅膀上全是金光。”戴复古说着，声音渐渐大了，不再那么紧张了。“那个画面我一直记着，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想起来了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陆游说，“写诗最要紧的，是记住你看见的东西。眼睛记住了，心记住了，诗就来了。眼睛记不住，心也记不住，再怎么绞尽脑汁也写不出好句子来。”

他继续往后翻。翻到一首写萧寺槐树的，停了一下；翻到一首写徐似道竹隐斋的，又停了一下；翻到一首写上垞春耕的，微微点了点头。翻到后半部分的时候，他的眉头忽然微微皱了一下。

那一首是戴复古上个月才写的，写的是他离家前的感想：

“三十年来说旧游，一身落魄在沧洲。门前种得青松树，不羡人间万户侯。”

陆游把这首诗反复看了两遍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看着戴复古。

“这首是你最近写的？”

“是。上个月写的。”

“你今年三十一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陆游把诗稿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，老仆点了一盏油灯端进来，放在书桌上。灯火焰了两次才稳住，把两个人的脸都照成了暖黄色。

“式之，”陆游开口了，语速比刚才慢了一些，语气重了一些，“你这首诗，写得不算差，平仄对仗都没问题，意思也明白。但你有没有想过——你写来写去，写的都是什么呢？”

戴复古一愣：“……写的是我自己啊。”

“你自己？”陆游指了指桌上那沓诗稿，“这一百多首诗，有写你家门口的桂树的，有写萧寺的槐树的，有写你老师的竹子的，有写你妻子给你送行的——哪一首不是你自己的事？”

戴复古张了张嘴，想说“诗不就是写自己的所见所感吗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因为他忽然意识到，陆游说的好像是对的——这一百多首诗，确实都是他自己的事，他的家，他的老师，他的朋友，他的心情，没有一首是写别人的。

“你才三十一岁，”陆游说，“一个三十一岁的年轻人，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，没有看见过真正的人间疾苦，把自己那点小情小感翻来覆去地写，

写得再好，也不过是池塘里的一圈涟漪，风一过就没了。”

他的声音不高，也没有责备的意味，甚至带着点长辈对晚辈的怜惜。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枚钉子，不轻不重地敲在戴复古的胸口上。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”陆游继续说，“也写过这种诗。觉得自己怀才不遇、生不逢时，觉得全天下都对不起我啊——写了一大堆，后来一把火全烧了。为什么烧？因为那些诗没有用。它们不能安慰任何一个受苦的人，不能唤醒任何一个沉睡的人，不能让任何人对这个国家多一分在意。它们只是我自己的牢骚。牢骚写一千首，还是牢骚。”

“你知道现在的大宋，北方的土地和人民都被异族侵占吗？”

那天夜里，油灯将尽的时候，陆游从书架上取下一卷纸，在灯前展开。戴复古凑过去看——是一幅手绘的地图，墨迹有些褪色了，但山川城池的轮廓还清晰可辨。陆游指着地图上的一条河流说：“这是淮河。淮河以北，就是中原。”他的手指沿着淮河往北移动：“这里是颍昌，这里是归德，这里是汴京——都丢了，丢了快一百年了。”

戴复古看着那些地名，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——他在书里读到过这些地名，可它们印在这张褪色的地图上，忽然变得具体了。颍昌、归德、汴京——那些地方是有人有的，有田地，有村庄，有和南塘一样的炊烟。可它们现在在别人手里。

陆游的手指停在汴京的位置上，沉默了很久。油灯的光在他脸上跳动，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。他说：“我在汴京住过。那时候我才三四岁，跟着我父亲。我不记得什么了，只记得城墙很高，城门洞里人来人往，比临安还热闹。”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了下去：“后来金人打过来，我们南渡了，一度就是这里。”

他讲汴京的沦陷，讲“靖康之耻”，讲那些被金人掳去的君臣和百姓。然后，他从地图底下抽出一封信来，递给戴复古：“你看看。这是一个从北边逃过来的人写的。”

戴复古展开那封信。字迹歪歪斜斜的，有些字写错了涂掉重写。信里说，北边的人还在等着朝廷打回去。种田的、做买卖的、读书的——都在等。等了一年又一年，等到头发白了，还在等。有人等不下去了，就偷偷往南跑。跑了就被抓回去，抓回去就被砍头，可还是有人跑。

信的最后一句写着：“中原百姓，日夜南望。望朝廷之师，如望岁也。”——中原的百姓，日日夜夜朝着南方眺望。盼望朝廷的军队，像盼望一年的收成一样。

戴复古读完那封信，手指微微发抖。他把信纸轻轻地折好，还给陆游。两个人沉默了很久。窗外的风在院子里穿行，桂树的叶子“沙沙”地响，像有无数人在低语。

“你写诗，”陆游说，“不是为了让人夸你写得好，而是为了让读了你诗的人，还记得汴京的城墙有多高，记得中原有人在等我们回去。”

戴复古点了点头。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“诗遂无传乎”——传的不仅是诗，还有记忆。那些在信里写“日夜南望”的人，那些望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朝廷之师的人——如果没有人替他们记住，他们就真的“无传”了。

陆游站起来，走到书架前，从第三层抽出一卷书来，放在戴复古面前。

“你读过杜甫的诗吗？”

“读过。”戴复古说，“《秋兴八首》《咏怀古迹》《春望》……都读过。”

“那你有没有想过，”陆游说，“杜甫写‘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’的时候，他的家在哪里？他的妻儿在哪里？他安不安全？有没有饭吃？”

戴复古想了想：“他在长安被叛军困着，妻儿在鄜州……”

“对。他连自己的老婆孩子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可他写出来的诗，‘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’——那里面有没有一句是写他自己有多惨的？没有。他写的是所有人的惨，是大唐的惨，是天下的惨。这就是杜甫之所以是杜甫的原因。一个诗人，心里如果没有天下人，那就只是一个会写字的普通人。”

陆游把那卷杜甫的诗集推到戴复古面前：“带回去，再读一遍。读完这一遍，你再看看你写的那些诗——看看它们站不站得住。”

戴复古伸手捧起那卷书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
他忽然想起林宪说过的话：“诗是心里的东西，你心里没有的，不要写。”他以前以为“心里有的”就是自己的喜怒哀乐，现在才明白，林宪说的“心里”，比他想的要大得多。一个人的心里，除了自己，还应该有人——有千千万万个不相识的人。

那天夜里，戴复古没有睡好。他躺在床上，眼前总是浮现那张褪色的地图——淮河、颍昌、归德、汴京。那些地名像一粒一粒的石子，投进了他心里那潭很深的水里，一圈一圈地荡开，久久不能平息。他躺在黑暗里，睁着眼睛望着房梁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陆游说的这些话。

那些话像一把把钥匙，插进他心里某些一直锁着的门。他不知道那些门后面有什么，但他忽然很想把它们全部打开，看一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。

接下来几天，戴复古没有再写诗。他开始读书——读陆游给他的杜甫诗集。他以前读过杜甫的诗，但那时候读的是字句、格律、典故。这一次，他读的是另一层东西。

他读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——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”。以前读到这一句，他只觉得是杜甫在发牢骚：我的茅屋破了，我希望天下人都住上大房子。他以为那是自嘲。现在他重新读，忽然读出了另一种味道——那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，穷得连一间破草房都修不起，可他的心里装的不是自己的寒冷，而是天下人的寒冷。他写“大庇天下寒士”，那个“天下寒士”里包括他自己吗？也许包括。但更多的是那些人他根本不认识的、在风雨里冻得瑟瑟发抖的人。

他读《石壕吏》——“老妪力虽衰，请从吏夜

归。急应河阳役，犹得备晨炊”。一个老妇人，为了保住儿子和孙子，自愿去军中做饭。杜甫写在纸上，就那么几句话，没有议论，没有感慨，但每一个字都在流血。戴复古读到第四遍的时候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。他想起自己的母亲，想起杨氏一个人在老宅里操持家务、夜夜在灯下纳鞋底的模样。如果有一天兵役抓到了南塘，有人要带走戴翼或者他，母亲会不会像那个老妇人一样，挺身而出说“我去”？

他没有答案。但他忽然明白了——杜甫的诗之所以数百年后还能让人流泪，不是因为他用了什么华丽的词藻，而是因为他看见了别人。他看见了石壕村那个老妇人，看见了潼关那些被抓去当兵的百姓，看见了长安城里那些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普通人。他把他们写下来，让数百年后的人还能看见。这就是诗的力量——不是抒情，是见证。

他合上书，在客房的书桌前坐了很久。窗外是绍兴四月的春天，院子里有鸟在叫，阳光从窗缝里漏进来，在桌面上画出一道光亮的条纹。他看着那道光，心里渐渐浮起一个念头——他以前写的那些诗，有没有哪怕一首是可以让后人看见“别人”的？没有。全是“我”——我的桂树，我的海塘，我的老师，我的心情。一百多首诗，没有一首是写南塘的渔夫、农人、乡亲的。他写了十六年的诗，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们的脸。

他忽然觉得很惭愧。那种惭愧像一盆冷水，从头顶浇到脚，让他打了一个寒战。

但他没有消沉太久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去找陆游，说了一句话。

“先生，我想重新开始写。”

陆游正在院子里给桂树浇水，听了这话，回头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已经写了好几百首了，怎么重新开始？”

“以前写的是自己，以后想写别人。”

陆游放下水壶，慢慢地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，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戴复古也坐。清晨的阳光从桂树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，陆游的白发在阳光里泛着银色的光，他的眼睛不像昨晚灯下那么锐利，此刻更温和一些，像一个普通的老人看着自己的晚辈。

“写别人，”陆游说，“比写自己难多了。你在想什么，你自己知道；别人心里在想什么，你得去猜、去问、去体会。你得走到他们中间去，跟他们说话，看他们干活，看他们吃饭，看他们哭——你看了、听了、记了，才能写出来。坐在书斋里是写不出别人的。”

“晚辈愿意去。”

陆游点了点头：“你在我这儿住下来，先不急着写。过两天，我带你出去走走，见一些人，看一些地方。你看了再说。”

那个春天，陆游带着戴复古走了很多地方。他们先去了绍兴城里。陆游虽然“闲居”多年，但在绍兴一带的名望极高——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出他来，拱手作揖的、躬身问安的、拉着他讲几句话的。陆游——应付，不倨傲也不敷衍，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在街上遛弯。

他们去了一处河边的码头。码头上挤满了人——有挑着担子等船的商贩，有背着包袱赶路的旅人，有蹲在岸边洗衣服的妇人。一个老妇人坐在码头边的石阶上，面前摆着一个竹篮，篮子里是十几个鸡蛋。她的衣裳打满了补丁，手背上的皮肤像干裂的树皮，眼睛浑浊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买她的鸡蛋。

陆游走过去，蹲下去，掏出几文钱买了两个鸡蛋。老妇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大概认出了他，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说句什么，但什么也没说出口。陆游也没有多说什么，把鸡蛋放进袖子里，站起来走了。走远了，他才对戴复古说：“你看见她的手没有？”

“看见了，全是裂口。”

“那是冬天在河水里洗衣服洗出来的。”陆游说，“她的手泡了一辈子的冷水。她卖的那几个鸡蛋，是她养的那几只老母鸡下的，攒了七八天，一个也舍不得自己吃。你写诗的时候，如果还记得她的手、她面前那些鸡蛋、她眼里那种等着人来买又知道不会有人来买的神情——你写出来的诗，就不会是轻飘飘的东西了。”

戴复古沉默了一路。他一直在想那个老妇人的手，那十几个躺在竹篮里的鸡蛋。

他们还去了一处村庄。那村庄在山阴县偏西的地方，背靠着一座低矮的土山，前面是一片水田。田里的稻子刚插下去没多久，绿汪汪的，像铺了一地的绿绸。一个五十来岁的农夫正在田埂上吃饭——一碗糙米饭，一碟咸菜，一小勺酱油。他坐在田埂上，两条泥腿伸在水里，一边吃一边抬头看着天，像在估算会不会下雨。

陆游走过去跟他聊了几句——今年收成怎么样？家里几口人？儿子有没有去当兵？农夫一一应答。他的口音很重，戴复古有些听不太懂，但陆游听得懂。两个人说了大约一盞茶的工夫，陆游告辞了。走了几步，他回头对那农夫说：“你那双鞋子该换了，后跟都磨穿了。”那农夫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草鞋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了句什么。陆游点了点头，好了。

“你猜他跟我说什么？”陆游问戴复古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说，这双草鞋是他老婆上个月给他编的，已经是他穿过的最好的鞋了。他去年穿的那双，前面破了个洞，脚指头露在外面，也穿了半年才舍得换。”陆游顿了顿，“你写诗的时候，如果记得他那双脚指头露在外面的鞋，记得他坐在田埂上吃的那碗糙米饭，记得他抬头看天的时候眼里那种‘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饭吃’的担忧——你写出来的诗，就不会是空泛的东西了。”

戴复古没有说话。他默默地走着，把陆游说的每一句话都刻进了心里。

（未完待续）